

雪花绽放

一定有一种绽放在天空的深处发生,大面积的,甚或无边无际的。在很高的高处,在我们无法目击的地方。那里一定正春意盎然。不然咋会招引来这么多的白玉蝴蝶?

一定有一个春天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出现。是在云冠之上么,还是在天际之际?那些看不见的花朵,正以一种迅猛之势让一种绽放在天空的深处风起云涌。

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我相信了一位诗人的说法。

有绽放就会有凋谢。因而,我不说这是在下雪,而是雪花在绽放——它在用一种飘落式的绽放,抢先为春天预言。

我喜欢用鹅毛比喻的雪花

一片“鹅毛”飘下,又一片“鹅毛”飘下。无数片的“鹅毛”飘下——这是在对一场鹅毛大雪的比喻。

我喜欢被鹅毛比喻的雪花,鹅毛的毛绒绒、洁白、温暖可都被一片雪花接纳?于是,下雪时你便会看见:一朵温暖落下来,又一朵温暖落下来。无数朵毛绒绒的雪花将大地包裹成一只巨大的白鹅。它不动,也不叫唤。只是静静地蹲伏在那里,像是在孵蛋的样子。

是的,在这只巨大白鹅的身子下面,的确有着一枚名叫春天的蛋,正在被慢慢孵化。仿佛就能听到那稚嫩的鸣叫声了,于是,

期待的目光便目不转睛地从夜晚守望到黎明。也许就在新一天的暖阳从东方渐渐升起时,一个鹅黄色毛绒绒的小脑袋就会从那洁白又温暖的母腹下探出。

——谁都喜欢看到春天的新样子。

雪人是雪讲述的一个童话

雪是冷的,但雪人是暖的。因为他此时正在一个童话世界里生动着,许多颗欢快的童心正围着他,在一起抱团取暖。

雪是白色的,而雪人是雪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描绘出的一个形象。有些呆板、笨拙,却能让孩子们开心、快乐。雪人是雪的堆磊,堆磊的过程是一段充满童趣而开心的历程。

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到来之时,我正教几个孙辈的孩童在雪地里堆着雪人。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一堆雪堆高,先是一个人的身子,然后,是头颅……堆着,堆着。我猛一抬头,却看见正在飘着雪花的天空上,一张长着满脸白胡子的老头的脸,正在对着我笑。他看我就好像看着一个老大的孩子,这时我也终于认出了他——那个写过一大本童话故事的老头安徒生。

这时我手中捧着雪仿佛也更加白,被堆出的雪人像是就要活起来似的。正对我们露出一脸充满童真的笑。

D

月光城 散文诗

冬天,在一片雪花的诗意里 (组章)

汪维伦

雪地上的麻雀

起先以为是谁的不小心,从一支狼毫的尖端弄下的几滴墨点。那几个点点颤动了一下,又颤动了一下。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,并没有预想中的词和句子出现,也没有猜测中笔画和形体显现。

那支准备写或者画的狼毫,为何一直悬而未落?是写者正进入到思考中,还是握毫之手一时间犹豫不决?面对雪地——这张完好的白纸。是附之一篇诗意的华章,还是绘出一幅锦绣画卷?

然而,好久时间。那片宽大的白上,除了几滴“墨点”,却什么也没有出现。那支悬而未落的笔,也依然久久地隐藏在想象的空间。一小会儿,那几个墨点凝而不动,仿佛干了似的。

一阵突然吹刮来的风,像一块一掠而过的抹布。将几个墨点抹去,让一片雪地的纸,再次还原到宽大的白。

梅,在枝头傲雪

相对于厚雪的积压,枝是其中的傲骨。

梅,嫣然一笑,暖暖的红点亮沉睡的枝头。内心的火焰吐出,让一切的封冻开始溶化。

因为梅开,我封冻已久的情感,也在慢慢冰消雪融。

暖暖的歌声,于高枝上唱响。这便是梅冰雪无法封住的歌喉。

那自苦寒中熬出的香,高贵典雅,不媚不俗。一种远甚于力透纸背的渗透。

哦,梅。此时,纸是不能绘准你的傲气的。哪怕是最好的油彩,最高级的宣纸。

唯有这冰雪的白,才配衬托你如血样沸腾的喷溅。

雪地上的月光

雪的上又多了薄薄的一层薄薄,但这并不是雪上加霜,更不是雪上加雪。是月光照在雪地上。

月光很静,雪地也很静。两种白仿佛相互凝视,又各自抑制住各自的心跳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夜晚可否适宜于谈情说爱。

面对雪地上的月光,我有些不忍伸出脚去。怕把月光踩痛,把镶嵌在雪地上的一层更白的玻璃踩碎。

这样的夜晚,梦可也是透明的?

这是个适合写诗的夜晚,月光下的雪地是一只大大的夜光杯,月亮给满满地斟上月光的琼浆玉液。

月光下的雪地本就是一首诗。夜醉了,走进这夜的我也醉了。

读高中时,张荣贵和我同桌,他的英语比我好,我的语文比他好。后来,我们都考进了巢湖师专(现巢湖学院),他读中文,我读外语,好像都上错了专业。

荣贵早我一年考取的。我进巢湖师专不久,学校召开表彰大会,给上一年度的优秀学生颁奖。荣贵得了一等奖。他戴着眼镜,着一身深蓝色条纹西装,站在台上领奖,文雅极了,也帅气极了。我心里高兴,也羡慕。我没想到,荣贵读中文,仍是最优秀的学生。

几天后,荣贵找到我的宿舍,把我叫到了走廊的外面,指着手中的袋子说:“这套西服我只穿了几次,给你吧。”深蓝色的条纹西服,他领奖时穿的那套。也是他用奖学金买的。我没客气,拿过来,第二天就穿了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西服,虽然脚上穿的是回力运动鞋,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

我和佩平、传朝、雪峰曾去荣贵家。荣贵有三个弟弟,还有个妹妹。他父亲很精干,说话快,性子也很急。他母亲不大说话,憨憨的样子,看着我们的时候总是亲切地笑。傍晚,我们把他家凉床抬到门口吃稀饭。一大锅稀饭,很快就吃完了,也没顾上他的父亲和母亲有没有吃。夜深,我们又从他家拿出一张竹席子,铺在地上睡觉。夜半,露水打在身上,我一个激灵,醒了,萤火虫起

起落落,星星明明灭灭,荣贵和传朝、佩平、雪峰的鼾声混杂在一起,像闷声的雷。

荣贵和传朝、佩平、雪峰都去过我的老家。我们坐火车,再坐机帆船。船行在清亮亮的河面上,犁开一道道漂亮的波纹,河岸边垂柳依依,白色的鸥鹭扑闪着翅膀,向水面俯冲,又猛地腾起,飞到船的前方落下。荣贵他们第一次看到水乡的景致,都新奇极了。我的哥哥、弟弟和妹妹看我一下子带了好几个人回家,也很新奇。父母虽然很高兴荣贵他们来玩,但又有些焦虑——家里没菜呀!好在我大哥会捕鱼,他扛着一把撒网出门,一个多时辰,就拎回来几斤鱼。母亲再弄几个蔬菜,我们几个人就可以吃饭了。我们边吃边扯,父母和大哥、弟弟、妹妹都走得远远的。

荣贵从师专毕业后,分到了乡初中,这所学校正是我小学和初中时的母校,条件很差。那时的大专生还算稀罕的,最差的也会分到镇上,成绩最好的荣贵却成了他们班分配最差的,他起初很有些委屈、愤懑,但他有农村苦娃子的开朗、乐观和随遇而安,很快就和同事处得很融洽,跟家长们也熟络起来。家长们有时请荣贵去喝酒,荣贵带着一班同事,不管路程远近,骑着自行车,浩浩荡荡地开过去,乡下

R

月光城 散文

荣贵

老西河

人实诚,不停地劝酒,荣贵他们豪爽,经常喝得歪歪倒,回程的路上,没少在田埂上摔过,没少栽进水沟里。荣贵长得帅气,又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,在学校前面的小街上走一圈,很招眼。学校边上的村子有不少大姑娘都喜欢这个白白净净,戴着眼镜的大学生。据说,有个小媳妇也很喜欢他,洗衣服时不去自家门口的池塘,偏偏跑去学校门口的池塘,为的就是“顺便”帮荣贵洗衣服。有天晚上,荣贵在房间批改作业,瞥见窗子外面有个影子,一看,正是那个小媳妇。荣贵此后觉得此人不能“惹”,再也不敢让她洗衣服了。

荣贵后来调进巢湖城。有一年,他和一个同事去九江参加一个会议,路过安庆,打电话,这是我离开家乡来到安庆生活的十多年中第一次接待来访的同学。晚上我请他们在街头的一个小馆子喝啤酒,边喝边聊,也不知喝了多少瓶。第二天,荣贵给我发信息说,他头天晚上喝多了,误了汽车,只好又重新买票,赶往九江。

我与荣贵不常见,平时也几乎不联系,但老家那边遇到事情,我总会想到他,他从来没有推辞过。前些年,我为弟弟,

为两个堂弟的儿子,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都找过他,他每次都帮得很圆满。我弟弟时隔很多年后找到他,一见面就叫他“大哥”,他认不出来,我弟弟说:“我是小水子啊!”荣贵“哦”一声,“你都长这么大了啊?”我弟弟道:“我都四十岁了啊!”荣贵歪头想了想,“是的,我到你家时你才十几岁。”

近些年,我回老家那边勤了些,每次从巢湖边上过,就想着要和荣贵他们见个面,和他们喝顿酒。三年前我回去的那次,在路上先给同学昌发打电话,让他去车站接我,昌发说他和荣贵都在老家,他先去接荣贵,然后再接我。晚上,我们在一起喝酒,又去吃夜宵。荣贵还是一副冷幽默,和我们几个人相互调侃。夜宵毕,我去宾馆,昌发小声对我说:“荣贵的母亲刚刚去世,他上午正在老家,听说你来了,就赶了回来……”我听了,好久没说话。荣贵的母亲,那个老是对我们笑的人不在了?我见到她的时候,她还不到五十岁,我还没来得及看过她老啊。

荣贵在我们的前面走,说说笑笑,一副没事的样子,我追了上去,手搭在他的肩膀上,想说几句安慰的话,但终究还是没说出口。